

「遊林驚夢：巧遇Hagay」

——夢想一個非二元原初的科技未來

作者：Felix Stalder

譯者：黃亮融

「遊林驚夢：巧遇Hagay」可謂是「2022林茲電子藝術節」（Ars Electronica）中最具野心的激進之作，而它甚至不是本屆藝術節正式節目之一。其是由林茲獨立文化空間Stadtwerkstatt呈現的平行節目。這場「科技幻想導航的重生劇場」由藝術家鄭淑麗（Shu Lea Cheang）發起、策劃，並由藝術家東冬·侯溫（Dondon Hounwn）擔任編導。東冬·侯溫的創作以裝置和行為藝術為主，而他同時也是太魯閣族（Truku）的儀式傳承者。

這部劇作是根據古老傳說，並由東冬·侯溫想像而生的。

很久以前，有一名獵人入山狩獵，意外遇到一場大雨。他在森林中遊走時，發現一個巨大樹洞，便躲進去以待雨停。期間，獵人睡著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他醒來時，聽到鳥叫蟲鳴。走出樹洞後，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座迷幻森林，所有的東西都閃耀著點點光芒。他在這座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意外遇到一群赤身裸體的人，姿態親密地相互擁抱。再仔細觀察，他發現這群人雖皆為男性，但看起來更像美麗的女子。他於是提問：「你們是誰？」而這群人則回答他：「我們是Hagay。」

Hagay開始與獵人交流溝通，而後者也從Hagay那裡學到關於祭儀、狩獵和織布等寶貴智慧。獵人後來感覺到自己並非身處真實世界，而再度陷入沉睡。再醒過來時，他發現自己回到原來的樹洞中，此時大雨已停。他走出樹洞，發現自己回到原來的森林。然而，他無法確定自己的經驗是一場夢，還是拜訪了精神世界而再回返。當獵人回到部落後，他運用Hagay教導他的方式，持續分享Hagay的智慧。從那時起，當擁有女性特質的男性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時，人們便稱其為Hagay。

老實說，儘管有提供翻譯，這個傳說的敘事流對我做為非中文母語者來說，仍不易掌握。但這無傷大雅，因為此劇的力量主要在視覺層次上開展。這一方面是藉由東冬·侯溫的強烈到場性和其帶領的表演者群，他們以思考細膩但極具表現風格，且以完全流暢的方式融合傳統及實驗風格的歌舞表演，來呈現這部七幕劇作。而其融合原住民和未來性元素，這在張方禹以雷射視覺媒材進行設計的精彩使用中，則更顯清晰。雷射光束以看似簡單，幾乎沒有多數雷射表演之庸俗和誇張的現代構成方式，創造出可被詮釋為河流或時間流的視覺。它有時往前流動，有時又反轉逆流。同時，雷射光束在流動之中，在舞者的身體上形

成視覺光點，也創造出一種動態捕捉的技術美學。然而，與傳統動態捕捉技術相反的是，傳統技術的光點固著於身體，而身體則處於歐基里德式的穩定空間；而在這件作品中，光點則與穿梭於時空之流的身體呈現相對關係，對這項仍深受西方個人主義及身體與其環境之合諧關係等概念影響的技術，進行去殖民化。

東冬·侯溫也是兒路創作藝術工寮（Elug Art Corner）的創辦人。他們專注於太魯閣族文化，將其做為未來的資源。而東冬·侯溫處理科技薩滿主義（techno-shamanism）的方式，則是秉持著相信部落文化即是一種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技術。「遊林驚夢：巧遇Hagay」有效地消弭原住民傳統和未來主義之間的界線，將古老神話傳說融合先進科技和視覺語言。它駁斥原住民藝術作品只是傳統技藝的刻板印象，並重新主張文化和數位技術的推測性、好奇性和非傳統性的特質，藉以發展假設和再詮釋的可能性，運用不可預測的想像力思考男/女、過去/現在、自然/科技等預設的二元關係。

這個方式不僅極為動人，也突顯出西方文化面臨的難題：數位科技一方面是「劇烈加速度」（Great Acceleration）的關鍵因素，但它同時也正在催毀人類文明的地球物理基礎；另一方面它也是理解和處理當代星球不穩定狀態的必要條件。我所擔心的是，單靠西方文化並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因為其科技想像與高度個人主義和普遍的資本主義競爭所產生的破壞力糾纏過深。「遊林驚夢：巧遇Hagay」至少提供了一個詩意視野，它是以先進科技結合另一種想像所創造的世界，而沒有什麼是比這件事更為急迫的。

1

在此，我所理解的「西方」並非是一個當代地理標記，反而是現今已擴散全球之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起源地。